

選作劇漢田

44.472  
175.1

# 田 漢 劇 作 選

人 民 文 學 出 版 社

一 九 五 五 年 • 北 京

2327005 06702

田漢劇作選

出版者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〇〇三號)  
人民文學出版社

(北京東四順條胡同四號)

印刷者

北京新華印刷廠

發行者

新華書店

一九五五年二月北京第一版

一九五五年二月北京第二次印刷

書號(330) 字數344000 印刷0001—1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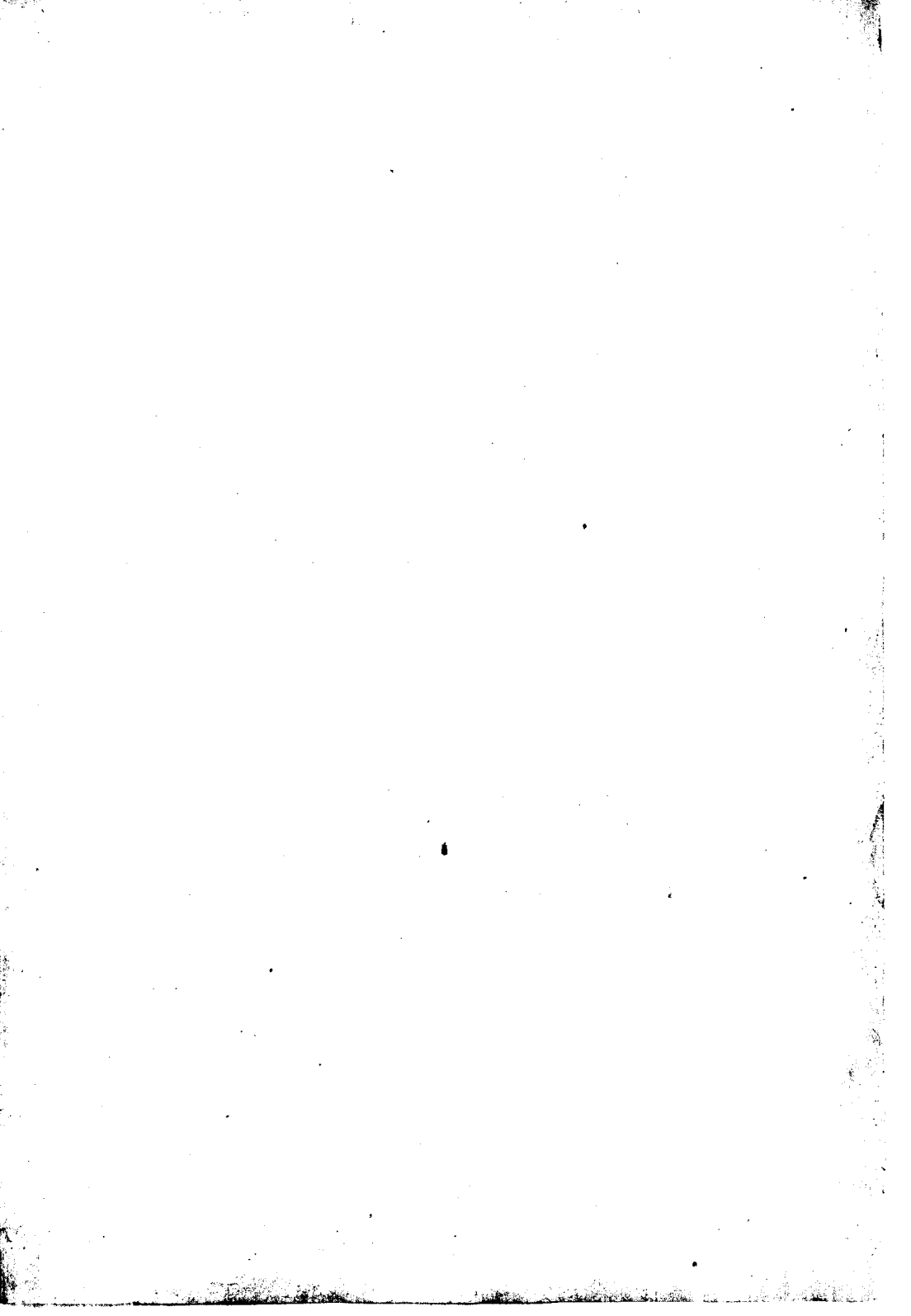
33.5''×45.5''1/32 印張15<sup>7</sup>/<sub>8</sub> 精裝定價25,600元

## 目次

|          |     |
|----------|-----|
| 咖啡店之一夜   | 一   |
| 獲虎之夜     | 七   |
| 江村小景     | 九   |
| 蘇州夜話     | 八一  |
| 湖上的悲劇    | 一〇三 |
| 南歸       | 一三  |
| 名優之死     | 一五七 |
| 梅雨       | 二〇一 |
| 月光曲      | 二四二 |
| 亂鐘       | 二六二 |
| 回春之曲     | 二九七 |
| 阿比西尼亞的母親 | 三四九 |
| 洪水       | 三六三 |
| 盧溝橋      | 四二  |
| 後記       | 五〇一 |

咖啡店之一夜

(獨幕劇)



人物 林澤奇 二十一歲，高等學校學生。

鄭湘荃 二十二歲，澤奇之友。

李乾卿 二十二歲。

陳小姐 二十歲。

白秋英 十九歲，咖啡店侍女。

咖啡店主人

飲客甲，乙，丙。

聽差

時間 一九二〇年初冬。

地點 某都會。

佈景

精緻的小咖啡店，正面有置飲器等的櫥子，中嵌大鏡。稍前有櫃，台上置咖啡，牛乳等暖罐，及杯盤等，台左並有大花瓶，正面置物台之右方，則爲通廚房及內室之門，障以布簾。室前方於三分之一的地方，以屏風縱斷爲二，其比例爲左二右一。右方置一圓桌，上置熱帶植物之盆栽。桌子對屏風那面，置小沙發一。餘則置一二腕椅。左方置大沙發。橫置兩長方桌子，副以腕椅。室中於適當地方，陳列菊花，瓦斯燈下，黃白爭豔。兩壁上掛油畫及廣告畫。壁塗以綠色。左前方開一推掩自在之門。

時爲初冬之夜，左室一桌有數人高談暢飲。盆中獸炭，燃得正好，侍女白秋英方爲一客斟飲。

飲客甲（舉杯在手）啊……今晚喝的痛快。（對飲客乙）老陳你還喝不喝？

飲客乙 不喝了，我喝多了就頭痛。

飲客甲 哪裏！（飲而盡）大姐！再斟一杯。

白秋英斟一杯。

飲客甲 （指飲客丙）你該再喝一杯吧。李白說得好：『人生得意須盡歡，莫使金樽空對月！』你今年討

了那麼一個好老婆，不是人生得意的時候嗎？好，再喝一杯。大姐，你替他滿滿地斟一杯。

飲客乙 （對飲客丙細聲）建勳！別喝了。

飲客甲 （半怒）老陳，你自己不喝就得了，怎麼勸他別喝呢？非罰你不可！

飲客丙 （賠笑）我確是不能喝了。你問陳先生，我從來不會喝酒的。今晚因為高興，所以陪先生喝了

幾杯。再喝可就要醉了。

飲客甲 醉了有什麼要緊。……你們都不成。（對白秋英）大姐！還是你好。你陪我喝一杯。

白秋英 （微笑）先生，我不會喝酒，我喝一口兒就醉了。

飲客甲 那麼，就喝一口兒。

白秋英 好，多謝先生。（她喝了一口。）

飲客甲 哈哈，還是這一位姑娘來得痛快。我說姑娘，你今年十幾歲了？什麼時候到這兒來的？從

前好像不是你在這兒。

白秋英 我今年十九歲了。是九月初來的，快三個月了。

飲客甲 聽你的話好像是東鄉人，是不是？



白秋英 是的。

飲客甲 我也是東鄉人。你住在什麼鎮？

白秋英 清化鎮。

飲客甲 清化鎮？唔。清化鎮的什麼地方？

白秋英 藤蘿村。

飲客甲 你貴姓？

白秋英 姓白。

飲客甲 你不是白仁山先生的同族嗎？

白秋英 那就是先祖。

飲客甲 什麼？你就是仁山先生的孫女兒？

白秋英 (點頭)是。

飲客甲 你家裏聽說這幾年很不幸。令祖去世之後，你們家裏就分了家，去年聽說令尊又去世了。  
 (忽悟說得太傷感) 哦……你上城來了很好！現在世界大了，你們到外面謀一點獨立生活，也是好的。

白秋英 先生您貴姓？您和先父認識嗎？

飲客甲 我姓馮。從前在清化鎮當過教員，和令尊很要好。令祖去世那年，我就上城裏來了。我的  
 小女現在也在城裏念書。我家就住在前門橫街第三街一百四十三號。我哪一天來接你去坐坐。

白秋英 多謝老伯伯。我一定要來拜府的。可不知道老伯伯知道李明書先生家裏的事不知道。

飲客甲 李明書？不是那販私鹽的李大胖子嗎？

白秋英不語。

飲客甲 你跟他有什麼親戚嗎？聽說他做船生意發了財，現在搬到上海去了。

白秋英 他全家都去了嗎？

飲客甲 都去了，不過聽說他有一個兒子在本處念大學。

白秋英 不是那乾少爺嗎？

飲客甲 就是那乾卿。他是在南華畢了業，轉到這兒來了。

白秋英 噯呀，怎麼我不知道！他進了大學？什麼科？想一定是法科吧。老伯伯，他還好嗎？

飲客甲 （望白秋英微笑後）還好！你問他做什麼？

白秋英 我們在高小同學。他在南華念書的時候，我們也時常通信的。

飲客甲 你上城之後還沒有會過他嗎？

白秋英 我在鄉下的時候，乾少爺寫信給我，要我上城來進學校。說他快要畢業了，畢了業還回到城裏來，可以招呼招呼我。家父亡故之後，我冒險上城裏來。因為城裏沒有親戚朋友，祇好到這店子裏暫時安身，等乾少爺回來。老伯伯，好了！我這一下子可好了。乾少爺真要到這城裏來了。我雖然沒有會着他，他要知道了我的地方，一定要來接我的。……可是，可是乾少爺要是知道我在這樣的地方他不會生氣嗎？

飲客乙 (插) 他既那樣愛你，怎麼會生氣呢？

飲客甲 對啊。可是白姑娘，在這裏不也很好嗎！在這一種空氣中間，領略不盡的人生，還要進什麼學校？噯！說了好一陣話，又把酒忘記了。白姑娘，再替我斟一杯。你也再陪我喝一口兒吧。

白秋英 我不能再喝了。威士忌怪辣的。我祇能喝一點兒葡萄酒。

飲客丙 我也愛喝葡萄酒。

飲客甲 你們都是祇能嘗嘗甜味的，那裏知道威士忌的好處。(一飲而盡) 啊。……痛快痛快！(看錶上鐘) 哦呀，九點鐘了。(取錢) 白姑娘，你算算該多少錢。

白秋英 一共五塊九毛錢。

飲客甲 那麼拿這十塊錢去找來吧。

飲客乙，丙 (同時) 這裏有錢，這裏有錢。

飲客甲 (收錢) 好，你們有錢。就請你們給吧。

飲客乙，丙 紅清臉儘是翻錢包……

飲客甲 得，還是讓我做做東道吧。哈哈。

白秋英進內。

這時一顏色蒼白的青年倉皇入內。白秋英由內面出來。

白秋英 請坐。(一面到飲客甲前) 謝謝您。(找錢) 沒有想到今天晚上遇了一位鄉親。又聽到了乾少爺的消

息。老伯伯您時常上這兒來坐坐吧。我見了您就像見了親人一樣。

飲客甲 來的來的。我還要接你上我家裏去走走哩。好，今天太晚了。我們少陪了。你在這裏耐煩的過。這兒也很好，我很愛這一種生活。我看你也不用去找那乾少爺啦。

白秋英 是啊；不過他一定要來找我的。

飲客乙 對，他一定會來找你。

飲客甲 （帶着哀憐的微笑）唔，說不定他會來找你。不過，你要記得，窮人的手和闊人的手始終是握不牢的。……你伯伯掙扎了半輩子，別的收穫沒有，就祇得了這一點點經驗。因為看不慣這個世道，而我自己又沒有什麼力量，所以我這幾年也頹廢起來了，煙也抽起來了，酒也喝起來了，比起在清化鎮的時候，自己也覺得像兩個人似的。這樣一個人，恐怕你也不願意管他叫伯伯吧。

白秋英 沒有的事……。

飲客甲 有了錢我總是花在這種生活中間。的確我很愛這裏的這種風味。（停了停，指蕭隔壁說）我除這，我還羨慕一種生活，就是住在這隔壁旅館的那位俄國盲詩人的生活。那個人你知道嗎？

白秋英 不是上個月流浪到這裏來的那位可崙思奇先生嗎？

飲客甲 是呀。

白秋英 那位先生很有趣。大學裏的少爺們，把他引到這兒來喝過好幾次咖啡。他有一頭黃金似的頭髮。說話的時候，總帶着一種很淒涼的笑。他說話的聲音，聽起去非常的溫柔。有一晚人家

引他到我們這裏來，他好像很高興，喝了幾杯酒之後，他一面彈着吉他，一面唱。起初唱了一支俄國的革命歌，唱得激昂的了不得。連我都想要跳起來丟炸彈去！

飲客甲 哦呀！

白秋英 後來又唱了一個歌，據說是一個王女殉情的故事。調子淒婉極了，他自己一面唱着，那雙沒有光的眼睛裏面也流出眼淚來了。他們說他從小離開了他的娘和他的兄弟，一個人飄流了許多地方。他到過緬甸，到過暹羅，到過印度，又到過日本，所到的地方，沒有一處的政府不虐待他，不要攔他走，可又沒有一處的青年聽了他的歌，不同情他，不敬愛他的。

飲客甲 那位詩人的生涯真是一首哀歌；可悲的很，但是又可羨的很。你看一個被放逐的盲詩人，懷着吉他在異國漂泊，不就是一首很動人的詩嗎？哦呀，我今晚說了許多酒話，……

白秋英 哪裏，老伯伯請時常過來坐坐。

飲客甲 好。老陳！拿帽子，我們回去吧。回頭見。

白秋英 老伯伯慢走。陳先生您忘了手杖。

飲客乙 哦。多謝。再見了。

飲客甲，乙，丙退場。

白秋英 （至林澤奇所）哦呀！林先生真是得罪得罪。我剛纔跟一位鄉親貪說了幾句話，就把您給忘了。

林澤奇 沒有什麼。我祇顧聽你們說話也忘了叫東西吃了。

白秋英 好。我把這邊收拾一下，就替您倒咖啡來。

白秋英收拾左盞杯盤，暫退場。已而取咖啡復出。

白秋英（替林澤奇擺好）讓您等得太久了。您昨天晚上回去沒有醉嗎？您一個人喝了那麼多酒，我很替您擔心哩。

林澤奇 昨晚有點醉了，回宿舍去還找錯了門，和電線桿碰了一交。可是沒有什麼。喝醉了把心裏弄得迷迷糊糊的倒也很好。

白秋英 怎麼您這一向不跟鄭先生一塊兒來呢？從前您倆不是常在一塊兒的嗎？

林澤奇 將來或者還一塊兒來。現在我就愛獨自一個人到這裏來坐坐。你知道他的性格比我強，他在我面前的時候，我總是感着一種壓迫。我呢，人家用慈愛的手來碰碰我，都恐怕要出血，怎麼能受得住他那麼重的刺激呢？他們常說我的感情是爆發的。我現在就想獨自一個人來爆發一下……白姑娘，咖啡不喝了。你替我拿一瓶威士忌來。

白秋英 林先生喝啤酒吧。威士忌喝多了不好。我纔喝了一口兒，到現在還不好受。

林澤奇 拿來吧。你怕我不給錢嗎？

白秋英 不是那樣的話，我看林先生也不像會喝酒的呢。

店主人（掀簾）秋英！客人要啤酒拿啤酒，要威士忌拿威士忌，祇管在那裏囉唆什麼。（掩簾。）

白秋英 是。（取酒來很事務地）林先生酒來了。要不要什麼下酒的菜呢？

林澤奇 什麼也不要。秋姑娘你能陪我談談，我就很感激你了。

白秋英 可是您叫我談什麼呢？我是一個極平凡的女子。文學美術的知識一點也沒有。

林澤奇 正因為秋姑娘不懂得那些事，正為秋姑娘是一個純真的女子，所以我纔願意和你談談。

好。你也來喝一杯吧。（自飲一杯，像苦得很的樣子。）

白秋英 多謝。我不能喝了。您自己慢慢的喝吧。

林澤奇又勉強喝了一杯。

白秋英 林先生，我真有些懷疑。

林澤奇 有什麼使秋姑娘懷疑的事呢？我倒很想知道。

白秋英 多着呢。第一就不懂你們這些少爺們，到底為着什麼不去好好地讀書做事，卻要到這裏來拚命地喝酒。喝起來很舒服也罷了，偏又像吃黃連似的。

林澤奇黯然無語。

白秋英 我說錯了，得罪得罪。我因為看見過好幾個您這樣的少爺們，也像您一樣的喝酒，我想這杯子裏一定藏着我不能了解的東西。

林澤奇 秋姑娘等到我成了槁木死灰的時候，再來答覆你吧。現在我心裏難過得很。

白秋英 什麼事難過呢？

林澤奇 你別問吧。

白秋英 為什麼不要問呢？他們喝酒的少爺們十有九是說什麼失戀失戀的，不是我說一句笑話，難道您也失戀嗎？

林澤奇 ……我祇知道我是一個沒有資格愛別人的人。

白秋英細思。

林澤奇 因為這個緣故所以我成了一個迷了路的孩子。

白秋英 ……那我就勸您早些發見您要走的路吧。林先生，憂愁中間不是我們年輕人久呆的地方啊。

林澤奇 我今天早晨還接了老鄭的信，他也是跟你一樣的勸我的。秋姑娘啊，我自己不知道怎樣苦苦地找着自己要走的路，可是也不知道是神的意志，還是命運的惡作劇，很不容易找到這條路。我苦痛得很！我不知道還是生於永久的好，還是生於刹那的好；向靈的好，還是向肉的好。

白秋英 我不大懂，林先生，可是在這兩者中間就沒有一個調和的法子嗎？

林澤奇 在老鄭他們也許可以辦得到，在我不可能的。我的生活，真像老鄭說的一樣，是一種東偏西倒的生活。靈——肉——靈。成了這麼一種搖擺狀態，一刻子也安定不了。我的憂愁，

就好像地獄裏的綠火似的在我的心的深處燃燒着。我近來時常受着死的誘惑，我時常覺得死神張着他的黑翅膀在那兒叫我。

白秋英 啊！

林澤奇 秋姑娘，不用替我憂愁。任他怎樣的叫，我是不會隨隨便便就跟着去的。可是我是一個性格很弱的人，所以纔來喝什麼酒。啊！酒，酒，酒。秋姑娘。我從前也是一個禁酒論者，現在



我纔知道酒的好處。(飲酒。)

白秋英 您也要知道酒的壞處啊。

林澤奇 我知道你的好心，可是像我這樣不中用的人多的很，你能一個個去照顧他嗎？你讓我去得啦。

白秋英 林先生。我爲什麼能讓你去？我能瞧着人家向井邊走不要去拉住他？盆子裏的花一天天枯了，我們知道給牠澆水，瞧着您一天天瘦下去了，我可不關心您？林先生，您真不知道自己是多麼憔悴了。您從前和鄭先生一塊兒來的時候，是多麼個樣子？現在變的這樣又黃又瘦，精神也這樣的頹廢了。我昨天晚上看見您拚命喝酒的那個樣子，想起倘使您是我的兄弟，我看見他在一個咖啡店裏那樣心事重重地喝酒，那咖啡店的侍女還坐在他身邊裝着笑一杯一杯地勸他，我不知道該多麼的恨那女人。現在在您的姊妹的眼睛裏，我就是這個可恨的咖啡店侍女了！我也不知道做過多少次這樣可恨的侍女。我每逢想到這裏，就恨不得即時離開這個店子。最傷心的是每逢看見林先生這樣的少爺們，我總當他們是自己的兄弟，想問問他們的苦處。無奈他們沒有一個人把我當姊妹。祇跟我談一些不相干的話，誰也不肯吐露他們的真心。至於那些輕薄的客人們，有時候甚至還欺負我，侮辱我，使我暗地裏不知道流過多少眼淚。從前我羨慕咖啡店裏的生活有趣，剛纔有一位老先生也愛這種生活，他說在這種芳烈的空氣中間，領略不盡的人生。可是我仔細看起來，這種生活中間，除了叫我們吸引客人，伺候客人，多賺客人們幾個錢以外，也沒有什麼可以領略的人生。什麼芳烈的咖啡店，分明是一個荒涼的沙漠！